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五一

存悔齋文稿四卷附人蜀紀程一卷 何嗣焜撰

一

榮文忠公集四卷 榮祿撰

六一

煙霞草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劉光黃撰

九五

不慊齋漫存十二卷 徐賡陞撰

三三一

太歲壯
疆圉大
荒落槲
於武昌

李悔齋
文豪

孝胥

定盒五十六歲小影



少受章句姿性芑愚稍長從事帖括亦苦不能工自更離亂遂棄舉業始瀏覽羣籍略涉藝文率爾操觚間有述作積歲逾紀幾盈百篇游梁之年乃毀於火收拾灰燼復得贗帙其可辨識厘廿八首焚餘敝帚豈復自珍錄而存之姑備覆瓿云爾其聽香館詩贗跋以下三首則劫火后所爲也光緒癸巳八月朔二日嗣焜識

存梅齋文稿卷十 小引

存梅齋文稿序

今之學者好言用世之學其卒也乃至於離經叛道禍天下毒生民而猶莫知所止嗚呼信乎用世之學之不可爲訓也孟子曰人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彼自謂用世之學者蓋利於有爲以濟其無所不爲而已矣不然何以披猖至於是耶往時天下未亂余與何梅生先生亦嘗究心於是每有所疑輒相謂曰是不可法然空疏險躁者必喜爲之恐天下之亂非吾儕所能止其兆見矣梅生方以養成人才爲急未竟而卒余歸自龍州亦立會於上海當時蓋不自量各有倒挽狂瀾之志及亂旣作而從亂者皆嘗爲吾徒者也皆自以爲有用世之學者也嗟夫梅生九原可作亦必書空咄咄自傷其興學之力不足以已亂心事旣乖則文字灰燼之餘必多迂於夙志者存與不存又何足以爲其人之輕重耶梅生旣齋志以歿今余逢天之酷十倍於梅生聊記曩日所逆慮者使天下知梅生而存必有所不爲必不能從亂是可決也丙辰秋九月鄭孝胥書

存梅齋文稿序

存悔齋文稿序

吾友武進何君梅生既卒之八年女子壻劉厚生茂才蒐集君所爲文都四卷凡五十篇又入蜀紀程一卷以示張謇謇知君文不盡是是君丁亥歲客汴被火所遺者君生平不欲以文著故文近質家言今就五十餘篇中讀而識之蓋猶忠厚悱惻可據以考見並世人事之意多而沈博絕麗以文章自見之意少可貴也謇少貧賤更歷憂患知交落落不出一州里閉閤既橐筆覓食於大江之南展轉從軍客提督吳武壯公幕軍駐浦子口與省會隔江地故僻寂而武

存悔齋文稿序

一

壯公交廣尤與其鄉張靖達公善賸牘往還無虛月謇因知君客張公所而同幕無錫楊子丞孝廉故習於君一日語謇梅生書來輒稱子請爲子介於梅生通問謇則貽梅生書引范書語孔北海亦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君答大歡又年餘始識君君恂恂儒者廣眾之中言若不能盡意而博涉羣書益究心於當世之務與謇議論十常八九合時時規謇太剛壬午朝辭之役君從張公於天津張公以東援事奏屬吳公謇益窺君臨大事決策發謀之智事甫定張公解職當事論功列薦謇與君咸預謇意有所不可固辭賞

命下君書讓謇奈何獨爲君子實則君亦嘗辭而張

公未爲之達也戊戌庚子之間國事鼎沸謇在江甯君在上海相與皇皇奔走詣當事陳說利害得失若救室家之焚而不得水者而謀弋謇者方謠詠百出君時爲之危既見謇絕不一顧又以是相壯辛丑春君方答當事之問杜門屬稿稿未脫而君逝而謇履亦適及其門入寢覩君貌寐然乃爲之撫衾大慟而世事自此益日棘君不復見之矣嗟乎自始識君洎君之亡先後未至三十年也而世變之支離朝局之翻覆民生之迫隘而憔悴舉有懸綆中絕一落千丈之勢卽得如君者百輩上而錯落置於大官津要之區下而邪許應於行省諮議之地尙未知有濟以否而中壽而隕卽未隕而亦未嘗有人焉假以尺寸之柄俾稍有所効於當時而危急存亡之際雖嘗有忠規密謀以斡旋大命者且亦無人能道其本末僅留此數十篇者遺響泯寥於天壤後之覽者卽不以文人目之而又何益於君而何裨於世耶天之生才果如是焉而已耶是則序君之文而不禁歔歔太息潛焉欲泣者也

宣統紀元己酉五月通州張謇

存悔齋文稿序

二

存悔齋文稿目次

武進何 嗣焜箸

男順原恭校

卷一

察吏論

論卡勇被溺致死案

葉氏譜序

書高氏姑事

高小山先生小傳

王介如小傳

書劉孟瞻先生楚漢諸侯疆域志後

存悔齋文稿卷一

震川文集跋

荊川文目後跋

六家四六文鈔跋

說本

送楊子丞序

合肥張節婦傳

卷二

誥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張君墓

誌代

兩江總督沈公六十壽敘代

陳亦昭叔友集敘代

乞都門友人贈言小啓

廣西省防營房記

廣西武鄉試錄敘代

周烈婦哀辭并敘

與向子振萬錄書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合肥張公六十壽敘

義犬記

與兩淮歐陽都轉正肅書

覆歐陽都轉書

存悔齋文稿卷二

聽香館詩賡跋

晚香亭詩集敘代

吹台秋集圖記

卷三

致江蘇劉景韓提刑書

上四川劉督部書

復台灣劉省三節帥書

史景貽暨配董孺人家傳

贈資政大夫李公家傳

吳少良先生家傳

特用同知直隸州知州陸君墓誌銘并敘

書桂香事

謝厚菴先生九十壽敘

馬母葉太恭人九十壽敘

盛旭人方伯八十壽敘

書陽湖邑侯李子璈

超瓊

墓廬雙桂圖後

書冰泉唱和集後

毘陵城北蔣氏家譜敘目

代

蔣氏祠產記

韓宗何氏家乘敘例

存悔齋文稿目次

三

卷四

戰術學提要

張靖達公奏議敘

送章胡二生游學美洲序

呈進

御寶摺

代

商辦公司請酌定進項稅摺

代

條陳整頓內政說帖

代

存悔齋文稿卷一

察吏論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長官統馭方州豈能人人而撫循之哉牧令得其職則百姓遂其生矣夫人不同如其面焉知人實難古人所歎自秦漢以降州郡俱設從事督郵以糾察屬縣後世遂有寄耳目於賓僚採風聞於隸圉者雖下吏治之盛必推炎漢攷其政績大指以綜覈名實

存悔齋文稿卷一

十一

爲先今天下瘡痍未起元氣未蘇正須勤恤民隱若臨其上者徒執罔漏吞舟之見吾民將何賴乎然而動人以實不以聲馭下以誠不以僞鋪張條教使有救過弗暇之懼是震以聲也纖悉剌探顯乖疑人勿用之義是導之僞也鏡至虛而妍媸莫能遁權至平而輕重莫能淆察吏之道如是而已下之奉上何所不至上取才華則飛揚炫耀者進上求惻怛則矯情抑志者進一人之身而探其意嚮投其好尚者紛至沓來而無有終極雖有十部從事亦恐日不暇給也吾誠處吾心於至虛至平之域使趨承者無從窺吾

意之所向而乘焉吾不爲人所乘則人之至吾前者必無能自匿者矣由是勤於延接詳於諮詢而又試之事任以觀其猷而驗其守信賞必罰以昭其勸而示其懲不且如鏡之照形權之稱物哉近年牧令中留意民事者雖不乏人而治術闇昧者亦復不少昔武侯治蜀教令近於瑣碎晉劉和季在州時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甯款密故人皆感悅亦今日所宜取法也抑更有進者軍興以來仕途壅塞州縣遷代因之太速酌委者曰人地相宜調劑者曰以均勞逸有期滿之章無俸滿之實受任者視如傳舍不得不挾苟且敷衍之心以從事夫三載考績古今通義也然則言察吏者又當以久於其任爲先務焉

存悔齋文稿卷十

王

論卡勇被溺致死案

同治十一年八月廿八日無錫縣黃埠墩釐卡勇丁湯梅昌致死之案聞諸道途有謂宜輕議偷漏船戶之罪者大抵釐捐一事眾怨所叢悠悠之論勢不能無所偏此未可家喻而戶說之者也素不諳申商之學特以

國家明罰勅法不外于仁至義盡姑撮其所見俟明刑者質之案湯勇身坐中艙必非無故跌水亦必非

一人所能推墮惠山港外前雖隔一黃埠墩而距卡甚近後有更夫駕小划相隨雖在港內不見港口轉灣之處而相去僅數丈又必無爭鬧扭拉而前後不聞不知者將來各犯全行拏到自無遁飾非情節懸虛比也夫先設殺人之計後行殺人之事謂之謀殺或以金刃或以毒藥或驅赴水火其事則異其罪維鈞若臨時有意欲殺或非人所知而逕情殺之謂之故殺今謝阿巧等因偷漏被獲事出臨時迹似故殺然行之者既非一人雖非預設險計自必和同暗謀正與驅赴水火相合則實于謀殺爲近或曰彼因懼

存悔齋文稿卷十

王

罰情切爲此急何能擇之計耳並非必欲其死也應之曰律載津河水深詐稱平淺及橋梁渡船朽漏詐稱牢固令人過渡以致陷溺死者亦以鬥殺論絞謂其以堪殺人之事相戲陷人於不測耳况謝阿巧等明知堪殺人之事行之不疑而初非相戲乎既非相戲卽謂之謀殺也亦宜且謝阿巧等欲置湯勇于死則湯勇之奉公守法不受賄屬可知也原情論事死者既有可憫之冤致死者卽無可減之罪律設大法原以杜犯上亡等之漸耳卡勇船戶雖有官私之別固當仍以凡民論然苟于本罪上再從末減吾恐以

下謀上者之生心也嗟乎賒貨偷漏不過捐罰而已謝阿巧等不暇慮患而輒出於自罹刑辟之爲其愚可哀其凶又可畏夫使吾民有不暇慮患之心亦爲之上者所宜深慮也

葉氏譜序

從郡城瀕運河西行二十餘里有望衡對宇里落蔥鬱者爲葉氏之居與余家隔一衣帶水異時多有鄉閭之誼戚鄰之聯蓋甚稔也今年春其宗人持續修族譜來謁序余受而觀之案葉氏在勝朝中葉有諱元緯者爲文莊公賢嗣始自崑山徙常州肅後委祖

存悔齋文稿卷一

四

族日以大故無譜嘉慶中詔封訓導親爲之旁行側注仕履名字以著其始卒葬年月以愼其終懿嫩有私傳掌故有記載自始遷祖以下不誣不遺如指諸掌迄今又再閱世矣中更仇離大懼放失某某諸君謀合志諧廢續纂輯於以展親別宗一如訓導之舊大宗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譜牒絕學魏晉而降亦已難言後之君子傳信缺疑存什一於千百又往往散佚于滄桑兵燹之餘昔者粵逆亂吳中衣冠故族奔迸顛赴匙有存者大難既定殘黎子稚相與追維死亡能髣髴其音容者或十而一焉能得其遺聞悉其

行事者或百而一焉甚者則并其父祖名諱都不復訛省不及今搜討奄忽數十年非特夷同本于途人爲可慮而安樂旣久流離死亡之慘不熟於耳鳩集灰燼之勞不接于目旣無以見先澤之留貽又何以動其警懼而益生其油然孝弟之心乎余嘉葉氏諸君審于先務故爲詳著散佚之易纂輯之艱以存盛衰興廢之迹庶使後來賢者於斯譜有所觀感焉光緒二年秋七月

書高氏姑事

先大夫女兄弟六人姑居第四自幼端靜得大父母

存悔齋文稿卷一

五

歡及長適郡西郭石暉橋高氏爲小山先生子婦先生負高才隱于詩酒不善治家人生產姑夫宗保亦未能自樹立家益落朝夕之需常待給姑十指間未踰年遭翁喪越幾年姑夫病不起一子一女皆在提抱嘗欲以死從夫子重念呱呱者子遺一線忍痛自戕任未亡人後死責先大父母乃迎之歸時咸豐八年也十年春粵逆陷蘇常倉皇奔避者逾月鄉間賊氛稍定而先大父遽下世姑之子女相繼殤斃泣血瀕死屢矣當是時先大母守邱墓弗忍遠離賊至則避去則歸以爲常與先大夫若嗣焜兄弟往往相

失而扶持調護于顛沛中者獨姑未嘗頃刻離也嘗有某託親串誼時往來嗣焜家憐姑之自苦也微以蚤自爲計諷之姑且睡且泣某慚汗而退同治癸亥先大母病歿姑曰吾事畢矣不可以不死乘隙入後池死年三十有餘

嗣焜曰死生亦大矣常人激一時之氣或能以倉卒捐其軀而一死不足塞責或至義盡時窮轉徘徊瞻顧不能決一死者比比也烏乎若姑之不草草就死地艱苦百折而後從容以死者雖偉然鬚眉有不逮者矣可不謂難能乎

高小山先生小傳

存悔齋文集卷一

木

高先生所照號小山武進人善讀書不爲科舉之學性疏曠不羈重氣誼自嗣焜有知時先生頽然老矣家貧甚然門外車轍滋益多生平寡嗜欲第好飲酒又好作詩豪逸瘦勁出入東坡山谷之間與邵榮洗楊夢梓輩爲友詩壇酒國徵逐無虛日家居西郭闌閨間出門過酒肆必就飲販夫牧豎雜坐相酬酢極歡醉則陶陶然自唱自和凡胸中塊磊一發之于詩禮法之士以酒徒非笑之先生夷然不屑也工書法入率更令室飲酣興至索紙濡墨淋漓瀟灑間皆滿

富貴者具幣奉執素乞書有終歲不可得者咸豐戊午已未間嗣焜以試事數居城中時先生歿久矣間過浮屠氏所居壁間往往見先生醉中題詩云

論曰先祖與先生交篤嗣焜之姑先生子婦也童稚時故嘗獲望見丰采竊意古所謂隱君子歟抑聞先生有友客死燕京遺書以老母孤兒爲囑先生接札後襖被走千里歸其喪並紀其家高氏之先有以戰功爲都統者遺寶刀一家世什襲寒夜風雨輒有聲如龍鳴先生或飲酒大醉常挑燈拂拭悲歌泣下噫先生豈真詩酒之徒哉

王介如小傳

存悔齋文集卷一

七

王介如名守廉武進奔牛鎮人生有夙慧讀書目數行下嘗自言諸經注疏皆能背誦或雜舉一二事問之某卷某葉應聲答無舛滯殆非虛語也作爲文章精深透闢卓然成一家言少受知於莫學使晉文譽噪一時族祖日新爲江南名進士介如常從之遊然日新才力猶不能逮也介如既負雋才年方少意氣甚盛頗自矜尙挾策就有司試乃屢見擯脫身走京師薄遊山左客衍聖公府沈吟數年終不得解而鄙夷爲錄錄者皆聯翩取青紫去意忽忽不樂憤甚而

病若清狂不惠者家故不豐晚年乃益困病亦益甚
衣冠垢敝歌哭無恆婦人孺子皆呼爲癡介如云咸
豐庚申粵匪之亂死焉

論曰接輿佯狂屈原行吟彼皆殊尤茂德遭身世艱
虞不獲已而託焉者耳介如閭里佳士生當平世初
非有甚不得已於中者一不得志卽鬱鬱病狂以至
於死庸非惑乎

國家以科目取士而魁異之材往往不能降心篤志
以俟一朝之遇或至以束縛馳驟自棄其材焉若介
如者亦可哀矣

存悔齋文稿卷十一

書劉孟瞻先生楚漢諸侯疆域志後

儀徵劉孟瞻先生博學淵通著述宏富近年惟定遠
方子箴運使刻其揚州水道紀一書今年秋先生之
孫恭甫大令刊是書竟以二冊貽合肥張侍郎侍郎
謂嗣焜頗好讀史爰分贈一冊焉夫楚漢之間瓜分
豆剖區畫疆域馬班兩史均無明文古人著書自有
其詳畧之宜非故留闕疏以俟來者後人讀書論世
亦非必以搜抉幽隱爲能彌古人之缺漏也生乎千
載之下盱衡千載之上非曉其形勢不能審其實
非審其實不能究其得失旁證而互稽焉精思而

存悔齋文稿卷十一

九

研求焉往往於糾紛錯迕之間若然以解燥然以簪
不啻設身處地而於當日政教之迹張弛之由與其
措置是非之故一如屈指而數庭樹指掌而視手文
夫然後稿有據依可以通知古今之變而不爲隨聲
臆決者所惑誤此心得之所以爲貴也往者全謝山
錢竹汀惲子居諸先輩於楚漢疆域皆嘗致辨矣今
觀先生之書猶多有異同焉嗣焜少更離亂奔走衣
食之不暇於茲事無一日之力年來遭閱茹憂心氣
頽散益不克自振欲攷論而折衷之以求吾之心得
則僕病未能也雖然往者不可諫矣旣念來者或冀
可追自今以往其惟日孜孜困而學焉以毋負侍郎
持贈之意可乎光緒二年九月十有二日

震川文集跋

右震川文集二十卷余初得常熟殘本十卷於合肥
張侍郎家審係吾鄉莊珍藝先生藏書而惜其半已
缺佚也輾轉訪求復得五卷乃以崑山本殘帙五六
兩卷合爲十四卷七卷爲十五卷其十一至十三三
卷則選元恭本手抄補之以足元刊二十卷之數外
有崑本洪範傳易圖論備倭事略馬政議五篇不忍
割棄亦附入雜文焉太僕之文始刻於建州者已罕

見於世其後崑山常熟兩刻皆盛行自歸元恭新刻出而舊本乃不可得是雖難探斷簡所成亦足寶也余既補緝竟以元恭本校注其異同於簡端至元恭之敢於自信如汪堯峯所譏者則間綴數語以識之期無仍譌踵謬而已自明有天下材儁輩出分鑣競道作者如林蓋多負盛名以傾倒一世者矣太僕之通籍也晚潦倒一官抗心希古於舉世不爲之時不能與當時魁碩相頡頏故姜西溟謂其所爲碑銘敘讚之類不出鹿城數百里之間外家戚黨耕夫饁婦并見疊出而歸安茅氏謂如入富人之家而所見惟

在懷素文稿卷一

十

在懷素文稿卷一

十

陶埴粟菽蓋誠有然者要非其才之不逮也太僕去今三百數十年矣海內承學之士無不知太僕爲有明一代文家宗匠而當時負盛名者或泯焉無聞詎非以其原本經術獨得子長之神理以合唐宋諸家之格度粹然一出於正而非歷城太倉之聲載繡繪所克擬邪夫操簡執筆以爭名于翰墨之間抑末耳然其趨向之正持守之堅則可以卓然自立歷久而益彰况乎豪傑之士有志於斯道之大者歟余之屑屑於拾遺訂墜者亦將緣太僕之文而思所以自警也荊川文目後跋

右荊川先生文十卷元係殘本余客合肥張振軒中丞所從故書中得之蓋亦鄉先輩莊穉莫先生藏本也無錫安如石所編荊川集爲詩三卷文九卷此本體例略同惟銘贊諸篇安本總爲雜文此則分列子目而卷帙亦較富焉今就安本選錄傳六首墓表二首以補此本之缺刊落詩之不全者稍以己意更定前後之次統以末卷爲雜文而列其目如此中間分類相從第仍其朔雖尙有未能犁然悉當者然各體之文於是略具亦有可觀覽矣烏呼先生負曠代奇才早登仕籍風槩卓然拂衣歸山讀書養晦者十年聲望重一時海內以爲景星卿雲其志詎欲以文章自祿哉屬時多故晚節難堅感激馳驅志事未遂此又後生小子所爲讀其遺文而慨焉增感者夫光緒丁丑中冬三日邑後學何嗣焜謹識

補訂是集竟隨以安本讐校一過安本無此本有者惟書較多雜文則頗多彼有此無此有彼無者餘皆十不一二也兩本間有異同誌銘最甚此本率芟繁就簡然得失亦參見焉茲悉校注簡端間亦以一孔之見別其是非讀者參互攷之或藉可悟文家軌轍之所在云十一日嗣焜又識

六家四六文鈔跋

全椒吳山尊學士八家四六文鈔持擇雅正元刊本亦精緻可喜近時翻刻巾箱本字畫潦草魚豕滋繁蓋殊失舊觀矣此元刊殘本第有劉孔曾孫洪五家余又手鈔玉芝堂集都爲六家其袁吳二家專集哀然風行海內且學士鈔吳文僅及外集故不復補也唐宋以後操觚者流皮傳以爲古叫囂以爲雄浮侈麗難以爲淹雅漢魏六朝之流風餘韻茶然盡矣聖朝蔚興作人化洽考文章則古昔自金馬石渠之彥下逮山澤之間騷人墨客喁于濡染多精選理二

存悔齋文稿卷一

主

百年來起衰興廢隱隱乎班張揚馬炳焉同風凡夫鴻儒魁士卓然名家者亡慮當更僕數學士所鈔固局於師友之間非謂極天下文章之大觀而此六家中吾鄉先生又得半焉庸姑以存桑梓之恭敬寄思古之襟抱則雖減八以爲六學士可作度亦無譏云爾

說木

客有謀爲壽藏者求材於金陵而歸述其擇材之術曰辨木之良楮惟辨之於其心而已心之文理如螺絲圓轉中正者良材也若缺而不圓偏而不中畸衰

而不正雖外似堅好其中必有受病之處而不適於

用何嗣焜曰木之生於山也始而拱把焉繼而扶疏焉而輪囷焉而合抱焉雨露之滋長水土之栽培其取精也亦多矣負而之五都之市以心不若人匠石睨之而弗顧斲與樸枅構榱爭一日之用不可得也工師或不察而取焉以其隆也任之以爲棟以其挺也植之以爲柱丹雘以傳之山藻以飾之亦煥然美觀矣一旦不勝其重棟爲折而柱爲斲始追咎於削墨引繩之不愼則已晚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常反求諸幽獨之中不敢與俗士競聲華而爲賢者所棄

存悔齋文稿卷一

主

君子之用人也必相觀於根本之地不敢以材美淆鑑衡而貽失人之後悔

送楊子丞序

遊士之作也其在三代之季乎上替其政下不安其生其世所謂賢者思附青雲之士旣不能不朝秦暮楚奔走公卿陋巷豎儒爲貧而出則屑屑焉希庸直爲升斗之需越國過都窮年累歲父母不能有其子兄不能有其弟弟不能有其兄妻子不能有其夫與父以先王之道律之皆無業之遊民亦無告之窮民也無錫楊君子丞仰承家學敦行不怠風誼近於古

人嗣焜曩在錫山楊君以兩尊人之老也從江北歸同橐筆於樞局相得甚歡閱七年嗣焜走皖江而楊君居母太夫人之憂旋相繼來皖又一年而忽忽別去楊君擁皋比於浦口戎幄嗣焜奔走江淮之間遂星散不復相聚回念八九年中僕僕舟車靡役不共風晨雨夕挑燈論文往往至夜分不寐前年秋兩人自廬江附舟東歸阻風於巢湖三日棗樣船古居巢寒月在天已開霜拆嗣焜登岸躑躅見籠燈攜竹筐來者窳窳有聲問知爲湖蟹亟呼至船楊君則狂喜傾筐而出之趣舟子酹酒與醑舉杯持螯上下議論

存懷齋文集卷一

古

意氣勃勃若不知行路之難者天明挂席去不數十里風雨交作不可進入夜狂飈怒號孤蓬漸瀝亂山野水四無人聲相與俯仰身世百感交來既交相憐復交相慰藉此情此景能一日置乎今執訊者來以楊君將歸故里課徒養親告嗟乎將迎世緣既非吾儕迂疏之性所能任使徒以升斗之故浪迹四方與承歡菽水閉戶讀書衡之其輕重得失爲何如耶嗣焜爲貧而遊也十有五年矣泛梗飄蓬質未已嗟乎嗣焜能無重有媿於楊君哉

合肥張節婦小傳

存懷齋文集卷一

五

節婦于姓合肥西鄉人父原璐節婦幼而令嫻比長事父母以孝聞許字張傳禮既及年矣傳禮病療甚節婦微聞之朝夕視寢問安如平常然枕席間輒有涕洟痕皖北仍年寇亂十夫九曠中人娶一婦非數百緡不辦張翁審子病不治獨私念婦爲奇貨設詞來請婚期原璐夫婦心難之節婦進曰兒身屬張氏歸張氏分也此不足爲父母憂乃許之于歸日數人掖新郎出氣息屢屬勉成交拜禮節婦衣不解帶卽日夜侍湯藥惟謹妯娌親串無不嘖嘖憐新婦者未幾傳禮竟死喪葬畢節婦緘痛茹悲一意孝養翁姑

顧翁亟欲嫁之乃先以甘言啗節婦母母故甚愛女以其與故夫有虛名而未有恩誼也乘間微露翁情不可亦未暇阻翁則翁已與媒氏成說行遣有日矣節婦方與兩妯娌磨麥粳曰吾儕相聚無幾時矣嬌羞少休節婦知事亟託故入室碎玻璃鏡和鉛粉強嚙之復出轉磨隆隆然食頃腹痛不可忍磨聲漸緩步漸艱偃僕辭去閉戶臥移時家人往問疾呼之不應壞戶入節婦死榻上破鏡剩粉猶狼籍鏡臺也時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年十八歲

贊曰自陰教不修而高明貞亮之姿乃以節著要其

忼慨徇夫苟非於義必不可以無死而死則議禮之君子雖重悲其志猶或惜爲賢智之過焉若于氏蓋靡可訾者使履常處順必更能善全其節立後以不死其夫媿古女宗詎不身家俱榮哉然就令于氏不歸張或歸張而不奪其志亦未必不死卽死無能見其高烈亦與委巷匹婦等耳吁疾風勁草幸不幸之間蓋難言矣

存悔齋文稿卷二

誥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張君墓誌代

君諱樹珊字海柯張氏先世由江西徙合肥遂爲合肥人至卜居西鄉周公山諱從周者君高祖也會祖考諱世科太學生會祖妣楊氏章氏祖考諱傑祖妣李氏考諱蔭穀縣學生員以行義聞於時妣孫氏繼妣魯氏李氏以君兄中丞君樹聲暨君貴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皆一品太夫人君忠勇性成好義如嗜欲遇危疑急難傾身赴之無少趨避咸

豐三年粵逆入皖淮南北大饑君與中丞君奉縣檄團練鄉兵嘗從先光祿擊賊巢縣將親兵二十八人渡湖破賊數千擒斬僞五尙書從復來安轉克潛山太湖鄉兵出境剿賊自此始歸而築堡周公山下殷家畝屢摧賊鋒累出攻援皆有功里人今前直隸提督一等男劉君銘傳雲南巡撫潘君鼎新前涼州鎮總兵周君盛波等相率築堡應之斯時全皖糜爛肥西方百里中練眾奉約束無敢從賊誘倣擾者君之在太湖也所部才五百人悍賊陳玉成奄至君下令嚴陳賊驟逼火鎗齊發前賊應聲倒後賊踐尸迭進

終不爲動會莫始解賊復錯我軍各營築壘十數時軍糧火藥皆罄聲息不相聞眾皆無人色君意氣閒整益治軍賊大隊頓堤上沿堤巡邏甚嚴夜昏黑君率敢死士百人緣堤下竹箐深處蛇行直前薄賊中堅賊驚愕君驟馬貫賊營賊益駭亂一時俱潰棄輜重山積君令拾遺者斬軍士勇氣百倍追呼聲震山谷陳玉成乃遁去眾自是服君勇也同治元年總督會文正公與余議募淮勇君兄弟與同輩皆至別之以名所謂樹軍銘軍鼎軍盛軍也余由海道進規江蘇統之以行甫至上海君卽會諸軍擊賊泗涇連克

存懷齋文稿卷二

二

青浦嘉定兩城常熟福山賊旣以城降福山賊復叛通蘇賊合攻常熟降目告急於滬而兵行隔太倉不能達君以五百人與銘鼎盛諸軍航海往遂拔福山轉戰而西進克江陰無錫始并力攻常州君擣堅奪隘常爲軍鋒其戰也率因險出奇以寡撼眾四江口以逼賊築營一役雖同時善戰如程忠烈學啓亦歎弗逮而福山戰事尤著福山城背海師至無自立地船泊海中日夜憂風潮飄溺或膠淺沙落賊手君與諸將議曰危地惟有戰耳請滾營進可乎眾曰善君率眾先登營未成悍賊萬餘麇至君留數十人守

營悉眾出倚坡成列相持旣交綏鎗礮如雨自朝至日昃盪決益力賊大披靡復回軍擊退賊之分犯他營者我軍始獲據壘更番進攻君回營解衣就臥袖中乾血片片落當苦戰時不自知其被創也三年四月克常州余先已督程忠烈等收蘇州未幾金陵亦平江南軍事大定矣而東豫間捻氛復熾會文正北征議起以淮軍從勦捻戰事又自此起君以所部爲親軍擊賊於魚台沙河許州輒勝然賊勢飄迅湍悍我步彼馬諸軍晝夜躡追不得一快戰余方由兩江奉進駐徐州之命君自周家口來忼慨論軍事欲

存懷齋文稿卷二

三

增馬隊二三千誓滅此賊以餉絀勿獲相與扼腕時艱痛恨禍患之未有屆也旣辭去敗賊於豐於定陶於曹復至周口旋追賊汝甯時逆股竄鄂勢張甚余檄君與盛軍合勦已抵應城矣巡撫曾公國荃急檄援德安兩軍東西分進君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至德安之王家灣賊大股從東方來驍騎蔽山君急追至新家岡賊蟻聚河東岸綿亘十餘里君以游騎日久今乃得一當而幕客楚人李輝麟亦恢奇士從君治文書顧喜短衣橫刀從健兒殺賊亟言急擊勿失遂以所部六營爲左右兩甄親督副營當其